

文選

六臣註

直江版

卷十一

此書世に知らず直江版文選六臣注等也
 也直江版は上杉景勝の臣直江山城守兼續
 が慶長十一年銅活字を用ひて六十一巻印の
 世にあらざりしを一に之を金澤本と稱す
 上杉氏が金澤城主たりしか有也京の要
 法寺より刊版せしめたるもの世に存す
 了もの抄あり稀なれば此の如く水換甚害甚
 しと雖も購ひて策に爲す昭和八年六月
 斑山文庫主人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 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 并序

何平叔涼風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良曰仲宣云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少而聰惠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卓作亂

仲宜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善曰魏志曰王

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

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 善曰時天下喪亂逼迫無暇故假借此日登樓

而四望也 善曰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之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

曰暇閑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遷浚次而勿靡聊時邊讓章華臺賦曰真爾曰以銷憂漢書

皆莫若酒覽期宇之所與兮實顯敞以寡仇挾清漳之暇古雅切覽期宇之所與兮實顯敞以寡仇挾清漳之

浦兮倚曲沮余之長洲 善曰西京賦曰雖斯其傍若挾而倚也 善曰西京賦曰雖斯

雅安館銘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

雅曰仇匹也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住于睢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

沮 江睢與同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 北彌陶牧西接

昭丘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產消也孟康漢書注曰

沃灌慨也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荆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

曰郊外曰牧荆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華實蔽野黍稷盈

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向曰言此雖高明非吾鄉何足停留也 善曰春秋文釋鉤曰春致其時華

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也征賦曰曾遭紛濁而遷逝兮漫

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舒也

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公孰憂思之可任翰曰踰過也十二年

曰紀迄全孰誰也自過世亂遷遊居此已過一紀至今也

眷眷懷歸之情誰堪此憂思也善曰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及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

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也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

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山濟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向

北開襟思故國之風而極目遠望為荆山所蔽終不復見善曰言感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書曰天子

自軒檻上闕銅九韋邪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楚辭曰目懸千里傷春

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路途迤迤而脩廻兮川既漾而

濟深翰曰遠迤長見脩長迴遠也流大水也言

魏也爾雅曰迴遠也韓詩曰江之流矣可方思辭君曰流長也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流以上

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

優遊遷徙倚立白日將沒風聲並起慘慘類尚求羣舉翼將歸故所而我獨此羈寓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杜預左氏傳注曰匿藏也楚辭曰蕭瑟方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

暗色曰鬱慘與鬱古字通楚辭曰在顧南行王逸曰在猶遠也大戴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原野闕

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忉而懣

七惻翰曰日蒼休農故原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感惻仲寅感發故多惻惻忉忉猶悽愴也善曰原野闕

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埋養曰閱靜也毛詩曰駉駉征夫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勞心忉忉

惻毛萇曰憂勞也音刀又曰勞心忉忉猶忉忉也丁達切循階除而下降兮氣

交憤於胃臆夜參半而不寐兮帳盤桓以反側濟曰循階樓

飛道也降下也言日既久將殞飛道而下彌增憤氣備於月臆也參及也血相反側皆不安克謂夜久不寐情思

不安也
傳注下交庚也王逸楚辭注曰真濃也說文曰臙臂也於
力切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
鼓琴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身廣韻曰
盤桓不進也毛
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并序
善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
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翰曰晉書云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

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遂為之賦賦成
示友人范榮期榮期曰此賦撰地必為金聲

也此山在會稽東南也善曰何法盛晉中
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持

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
卿卒于時戈筆之士絳為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士
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

並山名玄遠也言此山皆遠聖神仙
善曰廣雅曰秀異也方士蓬萊皆海中

平曰陸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
四面自然開窻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其定

降葛仙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

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

冥與其路幽迴良曰瓌謂珍美之寶靈異之物多也所

以際與幽遠道路所不致矣善曰毛詩曰嵩高嶽嶽峻
極于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埤蒼曰瑰璋珍琦也爾雅曰

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山
為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冥與者冥冥深奧也幽迴遐遠

也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翁曰景最重深溟海匿

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以臨深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
遠在嶺後故為千嶺所蔽善曰重溟謂海也山臨水而

影倒故曰倒景也
怡壑幽昧之塗卒感無人之境銑曰始初卒終

鬼甫初經曰然至無之要言深遠善曰杜

舉世罕能登者王者莫由裡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

紀向曰禹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內善

曰劉飛夢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世皆然將誰告孔安

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裡廣雅曰絕也篇即常典

也廣雅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說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

絕粒茹芝者焉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

者何肯遙想而存之濟曰粒穀茹食也芝草食之可仙者

也哉言實羨也冥搜搜求篤厚也言非脫實世事耽翫高

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之非遠託幽求厚信通神安肯遠

思之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

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發曰吞

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廣雅

而遠傳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

舊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平昔

歎之歎音向曰謂喪亂擁隔也悲涕流下善曰

臨眺夫舊鄉漢中山王勝曰不知涕泣之橫集左氏傳曰

孔立卒公誅之曰尼父無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

鐘儀幽而楚奏兮莊烏昔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

窮達而異心翁曰楚人鍾儀為晉所繫晉侯與之琴遂操

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焉越之鄙人今日入楚焉貴矣必

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言思歸者人情所同豈窮

連之際而有殊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

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

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上

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

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

楚王曰焉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

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

且楚聲入性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

纂學者哉竊謂鍾儀達謂莊子希語子曰小人懷土惟日

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乎其未極真王道之一乎考假高衢

而騁力逾邁河清未極期也真字內清平假借帝王之高

道馳騁戈力以爲輔弼善曰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云

來左氏傳鄭子駒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又壽幾何杜預

曰逸詩也爾雅曰極至也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與與覲

同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

也薛君韓詩章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漆之莫食匏瓜爲物

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宜自喻懼無寸祿之給井漆者并不

停汚不爲人食蓋喻修身全累畏時君之不用也善曰

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爲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

瓜焉能繫而不食者異性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爲

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深也猶臣修正其身

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

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蕭

五與兮天參

何肯存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倦

者也翰曰宵夜興起也辭志好此山晝夜不捨二間若已再

善曰莊子老聃謂崔嵬曰其疾悅仰之間再撫方解纓絡

四海之外也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幼

求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良曰解脫也

藻文也言將脫去俗理之繁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之

極也故聊復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善曰方猶將也

纓絡以喻世網也詩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太虛遠

山海經注曰絡繞世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廓而無闕代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翰

太虛混氣也遠廓廣遠也妙謂妙理有謂有形言混氣廣

遠無所限闕運動自然之妙理是乃萬物有形混氣融者

爲水結者爲山瀆亦水也阜亦山也善曰太虛謂天也

自然謂道也無闕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

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夷而無形謂之道焉鳥賦曰

寥廓忽荒詩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

謂之為妙有者，發言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言之妙，欲言無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自然，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考，子謂之道也。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嗟台嶽之奇，挺寔流澤遠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嗟台嶽之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向挺拔也。言奇狀者，秀異不羣也。寔寔也。寔寔如神明之所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蔭覆以曜其峯，託根於此地，謂靈越者，言山海靈異所出也。彌過也。言峻極也。於華岱二山，直指而上，浪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也。山神秀亦可應也。周詩云：崑崙高，惟岳峻極，于天。今此山齊也。善曰：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絕也。分野結猶固也。南都賦曰：結根跡本華岱，九疑也。劉歙周易義曰：彌廣也。阮籍對也。左傳曰：由謂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太嶽之先為五嶽。

故曰唐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

路絕而莫曉翰曰：邈遠也。窈窕深極貌也。絕域者謂其遠絕也。

險絕莫能通曉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窈窕始以窈窕洞房，叫漉而幽邃，王逸曰：窈窕也。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見而不之

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曉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哂夏蟲之疑水，整輕翻而思矯

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翻而高舉以遊於中也翻鳥羽也。神仙皆乘駕鳥行，故曰輕翻也。善曰：言淺近小智同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翻思矯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

蟲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司馬彪理無隱而不敢啓

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

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翰曰：志

無隱不明無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立標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道以石梁之上有云界道

二奇則赤城瀑布也兆跡也善曰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賈逵國語注曰兆形也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標卑遙切界道謂爲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爲繩以果八道觀靈驗

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曰濟

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行也仍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之庭謂求仙之處也善曰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方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

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良曰層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居也言此山言釋攀

超縱自然之道善曰善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曰搖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是也子曰域中

四大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被毛褐之我森披金策之

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崢嶸濟檣由溪而古

界而迅征向曰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杖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兒鈴鈴策聲也落經也荒榛深

林也峭嶠高峯也蒙龍林密兒崢嶸峯高兒迅疾也檣溪

溪名至深險阻也五界峻道各言濟此險阻經峻道而疾

行也善曰七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金策錫杖也

錢策策聲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龍

文字集略曰峭崖也字林曰崢嶸山高兒顧惟子啓蒙記

注曰之天台山次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藟

苔越猶溪之縈紆注曰所居往來要經石橋過檣溪人迹不復過此檣字雖殊並酉留切落邪行也五界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葍苜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膠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扇於垂堂乃求存乎長生

翰曰懸磴石橋止絕其深澗也山有石橋者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甚滑也有石并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行又把攬膠木之蘿攀接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一冒垂堂之險乃可求保神仙之道膠木長木也藟附木而生有蔓者葛藟葛蔓也善曰穹隆長曲兒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顛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磴了鄧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并風橫絕橋上邊有過徑絕客數人仲長子昌言曰峯帳翠屏之不坐莓苔音梅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攬壁接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膠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膠居虬如藟力鬼切爾雅曰女蘿兔絲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

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

向曰契結逾甚信不欺於幽昧

則雖足履此險而甚於平道之易善曰既克濟謂道也鍾會老子注曰幽冥晦昧故為玄

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

容濟曰威夷長兒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曠閑樂自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威夷而通恣心目任緩步

自覺寬曠閑樂也善曰言其道峻曲折有九也杜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萎巢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發視恣意之所發行寥胡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寥虛空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之容緩步藉慈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

松觀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噦噦過靈溪而一濯踈

頰想於心胃蕩遺塵於旋沅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

軌躡二老之玄蹤

濟曰藉鋪鐵細蕩洗軌迹玄大也萋萋和鳴也此山有靈溪之水味條頰俗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香味觸法五蓋貪慾瞋恚駐巖調戲疑悔皆洗蕩於深淵啟發於天中盡七除矣羲農伏羲神農也二老老子老萊子皆有高道法定之善曰

以草薦地而登曰藉楚辭曰吾卓生兮萋萋於焉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卉木蒙蒙喬喬飛貌也爾雅曰邑邕和也謂學之和也靈溪溪名也廣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馳除也因一濯而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道而未盡故曰躡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已善行故曰遊大音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翰曰迄宿為信言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猶聚也善曰毛詩曰陟降廷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知一宿為舍再宿為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雙門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宮數萬人

雙門石室以

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善本作冷龍公林間玉堂

映於高隅翰曰關樓也疎立也雙樓之在空而若也玉堂深處故云陰映高隅在山之高處東南曰隅善曰

雙樓之在空而若也玉堂深處

映於高隅翰曰關樓也疎立也雙樓之在空而若也玉堂深處

見貌彤雲斐亶以翼櫺善曰斐亶文貌斐亶亡匪切翼猶承翼扶也櫺鉤欄也

炯晃於綺疏向曰彤雲彩雲也斐亶文色兒

風竹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鏡曰八桂八樹挂叢生也森然挺生

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

芝草藥也五者青黃赤白黑皆含秀吐榮而布於晨朝惠

和竹起芳善曰

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郭璞曰八樹成之言其大也賁隅音番禺神農本草經曰

赤芝一名月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
玄芝紫芝一名木芝焉新瀾志賦曰食五芝之成英邊讓
華華臺賦曰惠風香施寧猶積也竹與寧同毛萇詩傳曰
山南曰陽鄭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崑崙山
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
而垂珠濟曰景影也建木名天帝所從上下處此木日
中無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木高也八尺曰尋琪
樹玉樹璀璨光色也善曰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
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
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
樹文玉樹玕琪瓊瑰瓌珠垂貌玕羽俱切瓊七罪切王喬
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韻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
道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
空故云飛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
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
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
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冲天
百法論曰并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鵬
度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傳佛像

善本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向曰無
神思若變易也言馳
變易也言馳

也變易不常出有為之地或入無為之境言自然也
也淮南子曰出於無有入於無為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
無有入於無為

事都捐翰曰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聖天下童
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

亦猶害馬去羣矣捐棄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閑靜也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
曰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
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歸田
賦曰與世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翰曰

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骨節但以神為不
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所疑導亦如此
也朗高也凝思坐於幽巖高詠臨於長川善曰莊子曰
庖丁為文惠君脣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始者

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廣雅曰止也朗

微也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寒
遊氣海氣也
善曰楚辭曰吾令

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
善曰楚辭曰吾令

日寒
法鼓琅以振響
也
香馥以揚煙
也
觀天宗爰集通仙
也

經云擊大法鼓燒眾
李善注同
肆觀天宗爰集通仙
翰曰肆將觀見

將見天尊乃通集諸神仙人也
善曰天尊謂老君也通

仙謂眾仙也其通猶通侯也
善曰天尊謂老君也通

也
搃以玄玉之膏
漱以華池之泉
也
向曰玄玉華池皆神

飲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搃斟也
搃與搃同
山海經曰密

山是生玄玉玉膏之所出
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

記曰崑崙其
散以象外之說
暢以無生之篇
也
大鏡曰道經云

無象外之說也
維摩經云得無生法
悉此則無生

善曰象外謂道也
周易曰象者像也
荀粲列傳粲答兄侯

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
象外之意故蓋而不

出矣無生謂釋典也
維摩詰曰是天
禪羅真足得無生

足以為道矣
及此乃悟用智
道有終無盡理以心步無終

有間深何者以其不能使物無不可
所以有無

昔之非今乃是也
善曰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
今悟

間言皆滯於有也
說文曰
泯色空以合跡
忽即有而得玄

向曰玄道也
色五色空虛空
善曰言有既備有故釋典泯

自遣有之情而得於道也
善曰言有既備有故釋典泯

色空以合其迹
道忽於有而得於玄
郭象莊子注曰泯

平泯也
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
無跡維摩經喜見

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
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目空如是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寒

法鼓琅以振響

香馥以揚煙

觀天宗爰集通仙

搃以玄玉之膏

漱以華池之泉

散以象外之說

暢以無生之篇

泯色空以合跡

忽即有而得玄

出消一無於三幡

而異其名

今若釋去其有

以夜其無固

釋二名之同

善曰

釋二名之同

善曰

釋二名之同

善曰

釋二名之同

善曰

釋二名之同

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微無形也備則成三無則歸一
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也備則成三無則歸一
并消其一者何處也善曰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
各物如無名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
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
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
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備色一也色空二
也觀三也言三備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卻欲觀與
謝慶緒書論三備義曰近論三備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
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
興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備識空及觀亦為三備恣語樂
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
聖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
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
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翰曰其猶大也
玄妙之理以託焉兀無聲良言無營於心同乎自然之道
也善曰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不心之是已不見物

之為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自然孝經鉤
史曰地以舒形萬象成載冥昧也言不顯視心兀無知之
貌也自然
已見上文

蕪城賦 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
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

江都易玉非廣陵
屬王鴈肯皆都焉

鮑明遠 翰曰沈約宋書云鮑昭字明遠東海人
也文辭瞻逸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

真鎮荆州明遠為其下參軍隨至廣陵子瑱
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工濬所都
濬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濬遂
咸為此賦以諷之善曰沈約宋書鮑昭字

明遠文辭瞻逸世祖特召為中書舍人上好
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
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
子瑱為荆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瑱致

為亂兵
所殺

彌弭迤以平原南馳蒼梧漲張海北走去紫塞鴈門彌

相連見蒼梧地名漲海海名紫塞鴈門皆塞名善曰彌相連彌平之貌也廣雅曰迤斜也平原即廣陵也南馳北

走言所通皆遠也漢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漲海如導漢書注曰走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

城土邑皆紫漢塞亦然故拖徒可切善以漕渠軸以崑岡

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濟曰拖舟具也引水轉穀

舟浮於漕渠車行海原四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爲關要故曰重江複關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

善曰廣雅曰拖引也漕渠邪溝也左氏傳曰吳或邪溝通江惟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

崑崗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崑崗之山嶺爲地軸拖或爲法軸或爲袖南臨二江曰重帶江

南曰崑崙善頭益曰陝藏也洛陽記曰銅馳二故在四會道頭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之時車挂轉人駕肩廛閑撲卜地政吹沸天之時謂盛

王漕時轉車軸也駕猶倚也言車軸如人肩相倚也里也開里門言間里之門徧地吹宜沸天也善曰全

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車馬摩說文曰轉車軸端杜預左氏傳曰臨淄也謂也

鄭玄周禮注曰廛民居區城之稱說文曰閉間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生也

鹽田鏗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色人滋貨在於黃海

烏鹽剛銅鏗鏗勇才壯力以競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精華妍麗以爲常也善曰學類曰學蓄也學滋古字通

也海賦曰陸死鹽田蒼頡曰鏗削平初產切史記曰共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漕盜鏗鏗黃海水爲鹽非因傳費曰材

力有餘土馬強盛范擘後漢書曰王最故能後秦法供周令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土馬最

劃崇墉刻漕洫圖脩世以休命良日佚過劃開墉城刻鑿

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命也善曰學類曰麥修字也軼過也供與軼通西都賦曰覽秦

制跨周法字林曰佳刀曰劃剗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剗木爲舟薛崇西京賦注曰墉謂城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

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俟天是以板築雉堞之

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大之命也

殷井幹寒焠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萃若斷岸

蠹六丑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

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以割善本而互

分籀曰板築築城也一雉長三丈墼城上短滿也并幹樓

也櫓却敵也格度也表周迴也言格度高於五嶽諸侯

之城周迴之廣雖墉三墳之書見列國之製亦無此者

高鬼蠹直也磁石脚鐵故以君門有懷刃者則脚之使不

得過故云禦衝糊頰也頰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故云

飛文固護牢固也二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

竟以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則各為吞食如豆

之由焚忽以分散善曰郭璞曰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

下板築并頭鐵杏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

頭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

室雞棲并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郭璞

樓也蒼頡篇曰格量度也五嶽已見

南北曰表三

未詳或曰毛詩曰溥彼汝墳又曰鋪

大於河墳此蓋三墳萃高峻也蠹齊平

房宮以礎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廣雅曰衝

紘也六徒切毛萇詩傳曰頰赤也七啓曰燿

尙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局汎論城闕猶車輪軫舟

謂之樞耳非獨指尙也固護言牢固也王逸廣陵郡圖經

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代五

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力臣也

澤葵依井荒葛罨塗壇羅虺吁蠹羽階闕居麤善木

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胡雨嘯昏見晨趨濟也胃繞壇堂羅

列魁也昔日堂構階庭之盛今並為荒草所蕪蟲獸鬼

魅遊焉以為窟宅嗥嘯風雨昏曉為常也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風萍水葵生於池中胃猶結也王逸楚辭注曰壇堂

也毛詩曰為鬼為城七襄曰城短狐也公羊傳曰有麤而

角劉兆曰麤麤也麤與麤音義同羅羅鼠也說文曰魅老

物精也莫如切楚辭九歌有祭山鬼漢書曰蘇武掘野鼠

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曰夕城育狐

免高墉多為聲左氏傳曰豺狼所嗥也

飢鷹厲吻寒鷗

嚇呼雛伏暴善本藏虎乳血饗膚

雛曰厲猛厲也物蓄也

言飢鷹猛魚開張其智志為貪勇將有所擊鵝雛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鳴得腐鼠鵝雛過其上

鳴仰而嚇之此奇臨海王為逆自恃其威亦猶鷹貪而鷓食也又若虎狼暴猛害人血肉也善曰厲辱也鄭文周禮注曰吻口邊也亡粉切鄭玄毛詩箋曰口非人曰嚇郭璞爾雅注曰雛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也字書曰鷓古文暴

字蒲到如鷓或為彪崩榛塞路崢嶸古魁白揚早落塞

草前衰翰曰崢嶸深暗見魁道也榛叢木也言叢木崩摧塞絕人行路古道深暗塞猶荒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其也韓詩曰肅肅兎且施于中魁薛君曰中魁魁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曰稜稜霜氣刺刺本傳善風

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

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遠身也杳杳遠兒叢

忽然而飛喻戎馬起也水草叢生曰叢

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善曰稜稜

風聲勁疾之貌藪素塵切無故而飛曰

也王逸楚辭注薄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類

曰草去交曰薄

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銑曰通際夷平也峻隅高城濼也峻隅城隅也王逸楚辭注

曰埃塵也天台賦曰凝思高巖若夫藥局黼帳歌堂舞

閣之基瓊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

馬之玩甘薰歌燼滅光沈響絕濟曰藻黼黻也玳淵

射鳥之處釣渚之隄觀魚之所也吳蔡之女善歌吟齊秦之女善華瑟魚龍爵馬皆假為飾以為玩樂而今皆芳香

已散化為灰燼華光以沈散樂絕矣善曰藻局局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帳高張玳淵玉池

也碧樹玉樹也楚辭曰吳飲秦謳漢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峻峻又曰爵馬同

轡杜預左傳注曰薰香東都妙姬南國佳善本人憲心

卓也又曰

純質玉貌絳唇莫不理菟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善本

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銑曰蕙香草喻美也純輕細綺也玉兒白如玉上絳赤也言妙難佳

人惠美之心輕細之質白兒赤唇皆已化矣豈知同車之遊以為樂閉在深宮以為苦辛哉善曰陸機擬東城一

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髮然京洛則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

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要如束素蘭蕙同類純素兼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旗旗顏臻玉貌起揚雄蜀都

賦曰眇朱顏離絳唇委猶積也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右有寵出入與帝同輿輦長門賦曰期城南之轉宮天道

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翰曰人皆樂生而哀死故吞恨者多

命操猶述志也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授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

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待歌曰邊風起善本不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

井徑滅兮立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

為業
山太行

人屋室遷毀行道荒蕪而立隴亦已年之間變改萬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

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并序

王文考銑曰范曄後漢書云王延壽字文考南郡宜城人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

其狀文考因讀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特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

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

父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報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良曰靈光殿名

餘恭王名善曰漢書景帝十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

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管焉向曰凡諸侯歸國曰下國兆始

管此殿焉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

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載曰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

上新姜姬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遷因魯僖基兆而管焉善曰史記曰季友奉公子申立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

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銑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也未央

建章皆殿名隳廢也巋然高大堅固免言毀也

固而獨存者將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也

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未央建章而左氏傳注曰隳毀也巋然高大堅固

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巋然其規矩甫度上

所以求安也濟曰規矩方圓也上應甍限之屋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貽丑曰嗟乎詩人之興

感物而作翰曰文考客於荆州故云南鄙言魯有周孔遺

神異而驚視將欲慕詩人感物之義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愕視曰貽本

為藝而來見此驚也見賦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

乎辭德音昭乎聲翰曰奚斯魯公子也須僖公立路寢曰

昭乎聲傳之不巳也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德物以賦顯事以

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向曰言事物必以頌宣而明之

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勢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

炎精翰曰唐虞夏殷周也若願稽考濬深哲智欽敬殷盛也五

順考古道濬哲順明盛五代大廣之德繼惟堯之炎精劉

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也載曰若願也稽考也

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

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

稽古帝堯文曰濬哲文明善曰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

廣也言漢盛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

曰時純熙矣爾雅曰懿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

雅曰紹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

堯以唐侯外為天子李尤德陽賦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

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澤或幽而光又焉衍說鮑永

曰社稷復存荷天衢以元享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

業協神道而太寧統曰荷額衢道元大享通廓開敷布皇

道而大安也載曰衢道也易曰荷下

善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天所覆為宇為宙也善

日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玄周長注曰人君善

負荷天之大道載曰皇極皇建其有極聖得中也極和

神明之道而天下大寧皆謂初漢之盛時也善曰孟子

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

命孝孫俾侯于魯向曰敦厚俾使也孝孫則恭王也善

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也錫珎珎以

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錫珎珎以

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以為輔濟曰孰深也紫微帝宮

公有大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也成王以周

主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

國言賜之珎珎使敬寶其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

土宇以作蕃接載曰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

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也成王以周

主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

國言賜之珎珎使敬寶其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

土宇以作蕃接載曰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

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也成王以周

主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

國言賜之珎珎使敬寶其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

土宇以作蕃接載曰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

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也成王以周

主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

國言賜之珎珎使敬寶其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

土宇以作蕃接載曰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

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也成王以周

主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

國言賜之珎珎使敬寶其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

土宇以作蕃接載曰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

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也成王以周

官以爲蕃輔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秘神也西京賦曰思北象於紫

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濟曰心星爲明堂也東方曰少陽魯在東故言之也奎婁

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爾雅曰分

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日春秋說題辭曰心瞻

爲天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 瞻

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嶽 鬼隗 崑魏 嵬 嶭 嶭 嶭 嶭

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翰曰言其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載

曰駭驚也故觀斯而駭 善曰皆其形也 善曰皆高峻之貌載

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焚惟之辭 迢嶢 倜儻 豐麗 博敞 洞軫

軫兮其無垠也 博曰迢嶢高自倜儻卓異也豐麗大也博敞廣

阜異大麗寬敞其無畔也 載曰又其形也博敞也言高峻

平也 善曰迢嶢高貌也倜儻非常也上亦賦曰 樂乎

膠葛之寓郭璞曰 邈希世而特出 羌環譎而鴻紛 屹乙山

言曠遠深逆貌 時以紆鬱隆崛 岳 叻 乎青雲 世希有也環奇譎異鴻入

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屹直上也時立也紆鬱曲

中也 載曰羌辭也羌亦乃也 善曰瑰異譎詭也耳泉

賦曰上洪紛而相錯 載曰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

弗菲崇墉屹屹 壑 嶽 也 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屈崔嵬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嶭

克動滴瀝以成音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矇矇

呼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瑛善本作英字翰曰凡露閣之

室則必多響故簷澗滴瀝之聲已若雷應之驚嘈嘈聲亂

見故失聽矇矇視不明見故喪目精也駢次也琅玕玉也

言次密石以為砌也玉璫璧瑛皆玉也亦齊列於中善曰

言簷垂滴瀝終成小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

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載曰矇矇言炫耀而目不正也

善曰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廣雅曰矇矇視也洞簫賦曰矇矇

子之衷精載曰琅玕珠也似玉書曰球琳琅玕善曰

李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

曰密密理謂磁也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

曰裁金壁以飾瑤壁英壁王之英也孝經接神契曰玉英

王自英華之色遂排金彘而北入宵藹藹而掩曖旋室嬾娟以窈

窈洞房叫窈而幽邃鏡曰窈門窈也宵謂將

與色旋曲也嬾娟美兒窈窕深也洞通

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通房

閭闔之中徐幹七命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在窈齋

嬾娟迴曲貌楚辭曰嬾容備態西廂踟躕以尉宴東序重

深而與秘鏡曰踟躕緩步不進也宴安也言於西廂緩步

或作移善曰踟躕連閣傍小室也爾清閑也可以燕會踟

靜西廂謂之序善曰廣雅曰與裁也字書曰秘密也屹乙

其若驚善本作心惏惏以而發悸其季反濟曰屹特由兒

審兒屑微也懸翳指蔽兒懿渾深窈兒悚悚惏惏皆恐懼

也悸心動也言東序與秘特出而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

審微指蔽懸深窈不測神驚心動也載曰惏惏懸翳寂冥

之形也善曰惏莫耕切載曰驚斯於此驚也善曰

蘇林漢書注曰惏惏懼貌惏與惏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搏下第蔚以瓊錯上崎崎嶇而重注捷獵麟集之離分

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向曰天蟠烈烈林木相連繞兒橫出於傍而負搏也負荷也搏猶相

負也下第蔚以瓊錯謂高峻而重簷兩水注瀾也捷獵次比貌言凡之次比

如鱗赤也支離謂據一一而分布駱驛相連不絕兒言衆

貌瑰錯眾盛貌弗扶弗切崎嶇危峻貌住猶屬也捷獵相

反植荷藻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的善本作窗窈窕

丁垂珠鏡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為重深相結屬曲以

及芙蓉花葉花葉向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披

的皆說其花色披敷敷布也綠房蓮子

窈言并穴中綴之似珠下垂如在於

力曠漫能壁曠

四垂也綺疏已見上文載曰反植者

雅曰荷芙蓉種之於園淵方井之中

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爾雅曰其中菡萏珠之寶窈窕也

善曰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胡威切菡萏徒威切菡

藻梳悅之龍桶彫鏤向曰藻梁上柱畫以雲文梳又手亦畫

載曰雲節畫雲氣為山節也院梁上楹又畫水草之文龍

禽走獸因木生姿良曰皆於材木之上彫畫禽獸之姿狀

或象飛禽禽奔虎鏤鏤善本拏以梁倚佗魚奮豐而軒髻耆

虬龍騰驤以蜿蟺善頷王若動而躩變踞音尼濟曰畫虎

也掣以手持也若舉爪持梁以相倚佗奮豐而軒髻謂勇

而連頭也騰飛驤舉也蜿蟺盤屈兒頷動也躩踞動兒言

虬龍飛舉盤旋領然若動也善曰獲摯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拏獲張揖漢書注曰梁倚相著也危舉頭也

郭璞曰警背上鬣也杜預左氏傳曰豐動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領搖頭也李尤碑摩賦曰萬騎躡躡以獲孳躡踞動

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虬蟠於虬本作虬切善而造棧音衰

時立也朱鳥朱雀南方神也畫之於南符翼而立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蛇有好文者蟠虬虬盤兒振棧也畫騰蛇

於椽上屈盤而造也善曰春秋漢會尊曰太一之常居前朱鳥曰榻三曰榻

行四阿之長衡也淮南子曰折題不折文字曰白鹿子蜺騰蛇無足而騰螺蚘曲貌螺力鳥切蚘巨繞切白鹿子蜺

五於樽碧榼蟠螭宛轉而承楯翰曰樽柱頭也楹斗也子皆畫為白鹿而延首也蟠曲蟠龍也宛轉落良楯門額木

一畫為龍宛轉以承之也善也古王子喬辭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子蜺延首之貌子

輓熱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子挾危

側獲抗攀椽而相追翰曰隘縮足而附斗形置木於背也椽頭

而相追沉亦猴類善曰說文熊罴念出上

負戴而躡存躡音夷翰曰木上刻作黑熊吐舌也

負戴棟梁而躡躡也或曰蹶蹶也善曰蚘蚘吐舌也

瞪直躬徒脉脉而彌彌音彌善本作弥亦視兒言所刻畫雜類

齊舉首目皆為躬視善曰爾雅曰睞相視也莫第切說文曰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渠已而相對危歔息以鵬

駝呼頤交頰交頰遠而睽季睽季狀若悲愁於危處憺

顯蹙子而含悴慈醉反翰曰以木刻胡人形在於高處

對危醜也最猥面狹也鵬鳥曲曲而目深者顯頰顯而駮

悲愁憂於危苦更若憊阻顯眉蹙鼻而含憂也載曰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工楹儼擊而相對言

代衣裳變易亦有殊也載曰至於殃咎可觀唯黃帝素
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善曰尚書
變鈴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載曰車服以庸上曰衣下
也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車服以庸上曰衣下
曰賞有功者賞無下及三后淫妃亂主良曰右君也三右
功者否故曰殊也
夏有妹喜殷有妲己周有褒姒也亂王則三君也
皆盡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
妹喜有寵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
亡褒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亡
愚成敗靡不載叙惡以誠世善以示後善曰言盡此聖賢
不載而叙之於此殿中以誠時君以示後嗣也載曰忠
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豫讓聶政之
等貞女黎寡昭姜之等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
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燬也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
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也
為誠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

承接也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環之高
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望復見高樓
言飛者謂高也載曰馳道不脩
傳曰卒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入君所行之道也
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善曰馳道入君所行之道也
本無陽榭外望高樓飛觀二勻長塗外降軒檻曼延濟曰
軒檻所以曼延言長而不絕善曰上林賦曰長塗外降閣道上下也
樓閣間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善
作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陞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俯善
作視流星向日漸臺星名法星而為臺各層高也九成九
類飛華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道也飛者高如
見華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道也飛者高如
有二伏女為九成之臺也
善曰楚辭曰登華蓋方乘暘谷谷實殿曰木仰天庭而觀
白日揭孽高兒言臺之高自中空而來自日景也楚辭曰流

承接也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環之高
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望復見高樓
言飛者謂高也載曰馳道不脩
傳曰卒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入君所行之道也
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善曰馳道入君所行之道也
本無陽榭外望高樓飛觀二勻長塗外降軒檻曼延濟曰
軒檻所以曼延言長而不絕善曰上林賦曰長塗外降閣道上下也
樓閣間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善
作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陞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俯善
作視流星向日漸臺星名法星而為臺各層高也九成九
類飛華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道也飛者高如
見華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道也飛者高如
有二伏女為九成之臺也
善曰楚辭曰登華蓋方乘暘谷谷實殿曰木仰天庭而觀
白日揭孽高兒言臺之高自中空而來自日景也楚辭曰流

星屋兮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穴善本洞出逶迤詰屈周

行數里仰不見日銑曰巖穴洞出言岳際如巖穴之中通

仰不見日謂屋宇之多此題嘆其美也載曰千門萬戶

言衆多也相似如一皆皆好也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

為千門萬戶子虛賦曰巖突洞房載曰或二或三何宏

為數非正之辭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

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銑曰宏大也靡靡細好良咨嗟

也郭璞方言佐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猶妙功勤也非夫通

神之俊戈誰能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

殷銑曰勳功也謂非鬼神之後戈誰能剋成此功言寶人

力寶奇也蒼昊天也純大殷中也言投地靈之奇勢承

上天之大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在上故云承

太常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

褒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載曰易曰

之稱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純大殷也

中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炅玄醴騰涌於陰溝并露

被宇而下臻銑曰言此段包含陰陽元氣與

致稱陰甘露瑞露也被露臻至也言醴泉涌集而出耳露

霑宇而至者並美言之皆非其實也載曰烟炅天地之

蒸氣也善曰荀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

秋命晉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卦周易曰天地網緼萬

物化醇載曰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春秋元命

包曰天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接神契曰德至天則耳露降

朱桂黝糾儵於南北蘭芝婀娜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颭

灑激芳香而常芬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黝儵榮

來見灑灑吹草木聲激觸此桂蘭之氣常芬然而馨香也

載曰黝儵婀娜皆茂盛之兒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

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

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犧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

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出黑

芝未獲鬱金賦曰用桂植其東載曰風之散物如灑

熟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成命人說
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任為尚書主選後為
司馬宜王斬於東
市善同銑注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向曰大哉數美之言也武帝草

創而文帝投漢之彈命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皆

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皆

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銑曰謂立

四時寒暑是體天也順時謂順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帝

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明帝遂繼文帝之明故曰重明

累盛善曰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

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魏志曰明

皇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文帝崩即皇帝遠則襲陰

位東都賦曰至乎求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

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則崇稽古

闡長世之善經翰曰言如陰陽之生也各使得其所以

弘大開經常也崇考古之賢君大開長世之善理以

為常道也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道法自然已

見上文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計安天下莫

若古已見上文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又隨武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

載祀二三國富刑清銑曰庶康安拱祿孔甚也載祀皆

失也善曰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有禮毛詩

曰祀事孔明魏志明紀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

行幸許昌官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

勤則刑罰清班固漢歲二善本三月東巡善本至于許昌望

書述曰國富刑清歲二善本三月東巡善本至于許昌望

祀善本作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向曰許昌

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以長吏之政道有廢於時

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使不中用存問高年行孝道也率

勸也善曰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祀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片

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祀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片

定值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
定四方而撫安之司馬彪續漢書曰九郡國掌治民常以

書行所至縣勸民農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

大雨時行向日越於也既望十五日季夏之月律應林鍾
大火星名皆見南方故云正也桑梓木名繁蕪

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也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
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越於也禮記曰季夏

也大雨時行尚書曰庶草蕃蕪月三事九司宏儒碩生相

與相與字無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乎自曰三事
三公九司

九卿宏碩皆大也溽濕伊鬱氣不通也平成也言三公九
卿人儒皆相與感乎濕暑之氣伊鬱不通而憂乎性命之

所不能生成也善曰禮記曰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伊
鬱煩熱鬼周易曰乾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魯哀公

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
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

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翰曰眠越蜀吳也
寤覺也征行謂馬也寧息也言

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未乃昌言曰皆在蕭公暨于孫

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爲不壯不羸

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

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濟曰言三公九卿大儒雖如戎馬
未息而皆昌言將造宮殿蕭何造

未央宮孫卿子云宮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也則先識博

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

且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功成也

善曰長苗賦序曰博覽典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戈子明

允篤誠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

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

也賈逵連珠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
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發于國毛詩曰我客矣止
求觀厥成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
養下多其功利封且其善本許昌者乃大運之攸矣圖識
禪善曰飛英聲

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翰曰且者重美之言也

止也大運天運也旌標苟且也言許昌乃大運所止國識所標也漢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為昌於許也

當塗高魏也且圖識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何營也善曰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曰馬令李雲上書

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春秋示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

大運在五維書摘亡辭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庚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廣雅曰可問也帝曰

俞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

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人善本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

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濟曰

也謂明帝聽三公九卿大儒立官室之言乃曰然也車名輕裘暑服命王司具禮儀計其日功恐多勞人力詳

其費務恐多人財鳩集也郊始黎人謂祥匠之人也朝因也言集梓匠之衆人因農功之暇豫身師獻捷謂破吳

將獲其賄賂就用也孽猶僻也言用帝之賄賂立此殿

備帝居之法度也善曰尚書帝曰俞國曰俞恭也

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也人始表論

語子曰衣輕裘祭邑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於身始表論

記曰乃命有司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漢書曰王延

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曰必先筭其費務左氏傳鄭

子曰以鳩其民爾雅曰鳩聚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艾夷我

尚書傳曰黎衆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艾夷我

農功國語優施曰我教茲服豫事君韋昭曰服間也豫樂

也魏志明帝六年九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太將周賀

於成山殺賀東歸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

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海曲而擁亂故曰

海孽魚列如爾雅曰賄賂也魏志明紀曰脩許爾乃豐層

昌宮起景福殿魯靈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秘殿爾乃豐層

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踈柱之汨筆越肅坻夷鄂各

之鏘鏘銑曰豐厚層高也覆屋蓋也言厚而且高耽耽深

嚴威兒坻鄂猶畔際也鏘鏘高兒善曰西京賦曰大夏耽耽史記曰楚國堂堂之大也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

光明兒也發其也鄂琅鄂 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葉以高

也西京賦曰地鄂鱗脂 亦飛也反宇謂屋蓋向上偃者轡謂屋上闕也言屋闕向

上偃闕而勞舉也室內飾羽毛翡翠之類葦蕤毛羽美兒

環珽琳琅皆珠玉雜垂於中也 善曰西京賦曰荷棟杼而高

業飛欄轡轡又曰鳳騫翥於縹緲西都賦曰荷棟杼而高

駿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珽及琳琅也西都賦曰翡翠

翠火齊葦蕤羽毛之兒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曰

珽珠參三旗九旒從風飄揚皓皓吁吁丹彩煌煌 翰曰參

也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皓皓吁吁丹彩煌煌皆旌旗之

光明 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游以象伐毛裳詩傳曰參伐

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游今之

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吁吁煌煌

皆盛 故其華表則鎬鎬 杲 鑠鑠灼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

天也 良曰華表謂華飾屋之四外而鎬鎬鑠鑠 其奧秘則翳

蔽曖昧髣髴退槩若幽星之纏氏連也 尤曰言殿內深奧

槩皆遠不分明兒幽夜也言深窅之中見杲 尤飾之

物若夜星之相連纏綴 善曰曖曖音變槩古變 尤飾之

連之 既櫛比 而攢集又宏理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

象 翰曰櫛梳宏大理美敞高也博落廣疎也言殿宇相連

不常一象也 善曰毛詩曰其比如櫛連未詳一日宏連

大連衆木也王逸楚辭注曰橫木闌柱為連連與連古字

通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非美山海 遠而望之若搗朱霞而

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羌瓌瑋以壯麗紛

或或 郁

其難分此其大較 角 也 濟曰搗擊也朱霞言殿形

之上戴覆繁雲而垂下羌瓌美之辭瓌奇瑋美也紛或或

文章多兒較略也音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別且述其

大略如此也 善曰廣雅曰搗擊也朱霞易緯注曰天文

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却而望之蔚乎似積雲就而察

較猶大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若乃高蹇

崖鬼飛宇承霓絳蠻黠威徒雲融泄曳鳥企山峙若

翔若滯向曰上言大較此復重述亮屋欄也崖鬼高鬼飛

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欲翔山時而且止滯止也時山峻也

疎其翔若滯山鳥之兒毛詩曰如鳥斯企說文曰紅鷲峨峨

企舉踵也去鼓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紅鷲峨峨

嘖業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善本

字向曰峨峨業業高兒罔無屈至也離朱古之明目者

則離婁也言此殿高峻人皆無能識其所至者雖離婁目

晴尚猶眩曜不能昭晰也眩曜不分明兒昭晰明

曰西京賦曰嗟峨峨業罔識所則趙岐孟子章

句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不

也晰之

逆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虞之輪

悍汗獸仡以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宏礪其高懸

鈇曰南端南門筍虞鐘架也輪幽多兒華鐘鐘有文飾也

抗高懸舉也悍獸焦虎也鐘架之足刻為其形仡壯勇兒

儷雙也句礪聲也言華鐘已懸悍獸勇形雙布陳其形體

猛毅也鐘聲句礪如雷震善曰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

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兒輪幽其形也言

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虞以負之仡然相

對而陳列之東郊賦曰鏗華鐘獸負鐘已見西京賦何休

公羊傳注曰仡然壯勇兒賈逵國語注曰儷偶也儷力詩

切毛詩傳曰爰有遐狄鏘善本質輪茵坐高門之側堂

章聖主之威神翰曰遐狄長狄也古之長人以銀鑄之其

常主威神能臣伏異類善同翰注芸若充庭槐楓被宸辰綴以萬年

綵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商秋敷華

青春藹藹萋萋被被芬芬濟曰芸若香草槐楓木名被謂

宸中萬年紫榛木名綴辭皆錯雜也言此草木或以紫榛

奇花異葉者則見跡貴皆結子狀持布花春節藹藹萋萋

盛兒穠穠芬芬香氣也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

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充備也槐楓

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

錄曰華林園万年樹十四株綴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

毛萇曰榛木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枝之屬禮記曰孟

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

其色青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蹇上奇桁梧復疊勢合形

離施如蜿蜒如奔螭南岨陽榮北極幽崖且任重道遠

厥用善本孔多良曰脩長蹇與也高險曰奇言長梁光彩

而施其勢或合或離施然如蜿蜒如奔螭南岨陽榮北極幽

至也陽榮南岨也幽崖北岨也言長梁南岨陽榮北極幽

崖此則任重道遠其用甚多亦如君得一光射輝賦注

善曰脩梁跨迴故曰蹇梁彩殊制故曰光射輝賦注

曰蹇開也說文曰奇異也桁梁上所施也

也音悟宛如奔螭梁上之飾也如淳漢書

功甚多多當為趨廣雅曰趨多也趨移切郭璞上亦賦注

曰榮屋南岨也南岨曰於

陽論語曰任重而道遠於是列鞅彤之繡桶垂琬琰之

文璫蜃於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翰曰髹形丹

之色於椽上塗以丹漆琬琰玉也璫椽頭也以玉為文於

上蜃龍見灼光明也善曰言桶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

以琬琰之玉而為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

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為髹尚書曰

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華旗

璧璫神麗繡桶也明月文璫也

爰有禁楸楸鞞分翼張

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向曰禁楸短椽

布之見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相連接或圓或方

斑白相間踈密各有文章也善曰楸陽馬之短楸也

文曰楸署也楸從戶册者署門戶也楸署雖殊為文之義

則一也楸與楸同一音必懸切册楚責切鞞分翼張言

獸蹄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勳與肋古字通陽馬四阿長
術也禁楸列布承以陽馬衆技相接或負方也馬駢梁將
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擔陽馬承楸廣雅曰斑分也毛裳
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曰畫繪之事亦與白謂之章 飛

昂善本鳥踊雙較是荷赴隘善本凌虛獵捷相和善本
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有雙較負之故云是荷雙
較承柱木也衆材交橫或赴險而凌虛獵捷相接兒 善

曰飛抑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較任承擔以荷衆材今人
名屋四阿拱曰攬抑也劉梁七舉曰雙覆并芟荷垂英抑

吾即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燧烈若鉤星

在漢渙若雲梁承天鏡曰皎皎白兒白間窻也以白塗之
畫爲鏡文離離分別兒燧光動也日

光照之於中綠色流出於外動其輝光鈎星星名在河漢
中言此中光色烈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

非以承於天 善曰白間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
白間外鏡金鉉也西京賦曰金鉉銜壁是爲列鏡晨光日

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起 若鈎星之

日景而納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起 若鈎星之

在河漢激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 徒 善本
雅田辰星或謂之鈎星雲梁以雲爲梁也 徒 善本

增錯轉縣成郭茄加密密倒植吐被芙蓉繅了以藥并編

以粹子疏紅葩鞞甲鞞甲丹綺離婁力茵威苜蓿徒施翁織

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翁曰林木衆合參差文章如
蟲之徒相重雜也迴旋相

連如郭郭之居相接也茄密芙蓉葉皆水草名並仰盡於屋
中如倒生吐被其苗鞞鞞花相次比兒離婁顏色相分布

兒苗苜蓿翹翁芙蓉藻色也鐵縟紛敷彩色亂布兒言巧妙不
可盡書 善曰縟或爲縟言合衆板上爲井攔而形文錯

若翹之徒遞轉縣之各成郭郭爾雅曰荷芙蓉其莖茄其
本密郭璞曰莖下曰藕在江中者蒼頡篇曰植種也廣雅

曰繚繞纏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
曰何工功之瑰璋交綺飾以疏寮紵疏謂繪玉彩於刻鏤

之中離婁刻鏤之兒刻向熏爐銘曰雕刻萬獸離婁相加
苗苜蓿已見上文額與苜蓿同說文曰縟來飾也廣雅曰縟舉

也言不可 於是蘭栢積重窳其數矩設檝兼楹虛各落以

相承欒拱大矯從善本而交結重積之欒欒曰蘭香木梁梁上短柱皆

年也言欒木相橫皆中規年而安設之欒欒曰蘭香木梁梁上短柱皆

結有以善曰蘭木蘭也以木欄為插言蘭重疊交互以相

承有以善曰蘭木蘭也以木欄為插言蘭重疊交互以相

其大切金楹齊列玉為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閭闔良曰金

瑣文鋪門飾以銀閭闔門類善曰金楹金柱也而以玉

瑣承柱之跋也西京賦曰雕楹玉易廣雅曰瑣瑣也禮記

為鋪首也長門賦曰擠玉戶而擻金鋪雙枚既脩重撐乃

飾楹毗相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濟曰飾

作梁也重撐在外作兩重牽也楹相謂連以承瓦也

也善曰雙枚屋內重撐也重撐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

文曰楹相秦名屋楹聯楚謂之相也言楹相之屋四極

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有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

良曰温房涼室殿名善曰温房涼室二殿名下蘭許昌

轉以相明也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良曰建

朱炎日也豔日光言開東門則日光至金光西門也開之

柔惠於建陽爾故冬不淒寒夏無炎暉昌延鈞調中適

可以求年銑曰焯熱氣言冬則居温房故不凄寒夏則

也善曰言寒暑猶門故無寒焯之患毛萇詩傳曰凄寒

兒呂氏春秋曰衷也若適也術墉垣碣礎基其光照照善

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墉垣碣礎基其光照照善

作器之周制白盛今也維縹匹妙反銑曰瓊瑤也縹以爲滿根其光照然縹

縹謂之縹周家以白縹爲盛今以縹碧爲華善曰爾雅曰

縹謂之縹文曰縹文石也縹之色也周禮曰掌蜃共白

縹之蜃文注曰盛猶成也謂飾瑤使白之蜃也今東

縹用蛤謂之又灰劉梁七舉曰丹堊縹壁紫往紅梁落

帶余釭此爲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銑曰金釭金盞也

金釭而爲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之欽先

王之乞寒悅重華之無爲銑曰欽敬允信也敬先王以信

善曰尚書曰重華德信充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爲而治

也者其舜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章善本施銑曰共

故將命此官使作繪畫明五采之服各有所施用也

善曰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予殺古人之象作

會宗彝以五采敷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圖古昔以當箴

鄭玄曰續讀曰繪凡畫者爲繪胡對曰圖古昔以當箴

規椒房之列是隼是儀翰曰言畫占者明君賢馬

亦爲之是標准儀範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上闕

鄭玄毛詩箋曰規正圓之器以思親正君曰規也漢書舊

箴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

之俟善本臣翰曰俟待也言見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

王之姬也成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

勞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

之虞姬謂王曰彼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自比郭

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見姜右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向曰

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廢朝后乃脫簪珮待罪也言見此

事以審前代之所遵法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者

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宜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

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珮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言於王

日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

失禮而妾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

之退身見王王召入而謂王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疆

楚之讎作刺臺五層萬人疲極賢者沃匿山林諱諛疆於

左右放樂俳優縱橫大突此王不濟矣王數曰寡人幾不

全拜為無鹽君納以為后故賢此直言而善之楚樊者楚

晚雖曰賢人為誰王曰虞立子也雖曰賢則賢矣然未忠

也妾在後宮未嘗不私捨衣食以遺人使之鄭衛求美人

而進於王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虞立子為相于

今十年其進用者並其子孫宗族未聞進賢而退不肖此

妨賢人之路豈可為志乎王不悅曰寡人聞命矣王少雖

之言告虞立子立子避位而進孫叔敖救相楚三年而理

故此美楚雖之言而虞立退身也善曰漢書成帝嘉班

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嘉班

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隣翰曰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車

臣同乘未聞婦人同輦帝慙乃止故嘉班之辭母居去居

少與母偏孤居近墓輒乃常戲為墓母曰非所居去居

市傍朝復戲為商賈母又曰不可居又居學館之傍乃為

揖讓進退有禮母曰此真可以居朝遂為大儒故此偉之

善與翰同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向曰將廣益其智必先多聞

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多聞多雜多雜

公使趙襄為卿辭曰胥臣多聞臣不若也多聞多雜多雜

眩真向曰人之多聞必自混雜而眩惑其具性善曰揚

語注曰不眩焉在在乎擇人翰曰使無眩惑之性何在也

後用士則擇賢而後交乃無眩也善曰左氏傳士文

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日擇人杜預曰擇賢人也故

將立德必先近仁統曰仁道柔故先近之善曰言將欲

太上行立德禮記曰故此禮之不讐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

力行近乎仁也

民翰曰讐違也言發上下之禮不違則為上盡行其道以

先憂人為務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上下之禮長不違

也善曰大戴禮義之不讐何恤人言禮記孔朝觀夕覽

子曰行循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觀夕覽

殿七間安昌殿十間臨園殿名章誕景福殿賦曰美百子
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猷十子張妾與
宜百子其殿之 颯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德音聿求其善
名蓋取於此

作多 枯 向曰言廣百子殿者何人乃窈窕淑女窈窕美兒
淑善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善其美音也

徽美聿循祐福也言循順以求其多福 善曰毛詩
曰大猷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 自求依祐 其祐

伊何宜爾孫子 善本作 克明克哲克聰克敏 叶音美 求錫難

老兆民賴止 銑曰伊惟克能哲智敏達求長錫賜也言能
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長賜其福而難老

保壽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文兆民慶賴矣立語詞也 善
曰宜爾子孫已見上文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實敬實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於南

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

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 翰曰承光殿名賦政宮名
納用賢能詢謨臣下求大

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謂燒土為器言政化燃
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

雷萬物皆以通及之也 善曰洛陽官簿曰許昌宮承光
殿七間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詩傳曰親戚之謀為詢

也左氏傳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
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贇曰延埴為器曰甄陶王者亦

甄陶其民也延失然切周易曰其西則有左城得右平講
雲行雨施而物流形融猶通也

肆 善本 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濟曰左城右平 肆鞠屋
善曰七略曰 肆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官中必左城而

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 肆鞠亦有治國之象左
城而右平侯推景福殿賦曰乃造被鞠室講肆謂習武也

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
李尤鞠室銘曰圓鞠方滿及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

之耀輝二六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 僻亦脫承便蓋

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 濟曰言

肆 善本 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濟曰左城右平 肆鞠屋

善曰七略曰 肆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官中必左城而

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 肆鞠亦有治國之象左
城而右平侯推景福殿賦曰乃造被鞠室講肆謂習武也

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
李尤鞠室銘曰圓鞠方滿及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

徒長懈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之事也
察勝否相辭而歸也 夔鞠以行在法律多也皆因戲以教
法故魯諸政刑亦將以行令也非所以娛樂其情矣 善
曰言相辭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七略
曰踴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梓胡若今相辭卧輪之類僻
匹赤如言察之既辭而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為戲樂
而已七路曰踴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
至今陣士羽林無事使得踴鞠歸曰賦曰聊以娛情 鎮
以崇臺寔曰永始復閣重闌猖狂是俟 良曰寔是也永始
門也猖狂賦也俟備也此臺下有倉廩使人守備也 善
曰永始臺各倉廩所居也韋仲翁景福殿賦曰時襄羊以
劉覽步華輦於永始知稼穡之艱難 京庾之儲無所 善本
世農夫之克敏非子曰猖狂妄行也 京庾之儲無所 善本
不有不虞之戒於焉是 善本作取 取也言倉中儲積無物不
有以戒慎戎馬不測變之事此則取給也虞度也 善曰
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
曰于何不有言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 爾乃建凌雲之層
給之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 羊而淶水浩浩 銑曰凌雲臺名

以承甘露也虞淵沼名靈者美言之瀼瀼露兒浩浩泉兒
善曰凌雲曾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

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淶水決決毛詩曰王在靈沼
清露曾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瀼瀼尚書曰浩浩滔天

樹以嘉木植以芳草 翰曰樹植於虞淵之側 善曰悠悠

玄魚醴醴 白鳥沈浮翱翔樂我皇道 翰曰皇大也悠悠

云玄也醴醴白兒言魚鳥沈浮翱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魚毛詩曰白鳥

謂音義毛萇詩曰謂焉肥澤也焉與
醴音義同樂我皇道言魚鳥得所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 向曰方並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

川有殿館之舍永則並輕舟而遊 善曰東征賦曰篁樓
望河雒之交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篁樓

鷗鷺瀨戲鰻鮒 豐侔淮海富賤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

鷗鷺瀨戲鰻鮒 細 豐侔淮海富賤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

壽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此善本雒鳥名名類波也鰓

魚名伴齊販益輝盡籌弄鮮匹也言萬物之豐富齊於淮

廣何足匹於此也善曰馬衍爵錄曰富如江海孫卿子

禮注曰少曰委多曰積儀禮注曰籌竿也春秋漢舍孽曰

命包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於是揭榮善本以高

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向曰揭持高兒表出屏而見也高

也廬觀舍之館稱善曰韋仲雍昭嶢岑立崔嵬鸞居

飛閣千雲浮階乘虛良曰岑巖並山各岩嶢崔嵬危高兒

乘其虛空也善曰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巖也

京賦曰于雲霧而遙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本三市

上達浮階飛陞也

孰有誰無翰曰遙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九州之

物此憂人之至善曰謂建城止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

邦之野以土地之圖如田畝三市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

殿賦曰踐高昌以北眺臨列隊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日仄

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特為市孟觀農人之耘耔亮

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平聲銑曰耘

也亮信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作勞信知種收

之艱難豐多寡少也尚書無逸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昔在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

國五六十年或三四年改此享年多少乃感物衆而思深因

君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翰曰天德謂

樓見天下至廣萬物至衆須安而治之惻然思深慮見危
亂則知為君不易亦聖知人之難也善曰謂三市也咸

猶也周易曰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
忘危周勃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尚書曰爾亦弗知天
命不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

政刑之美陂彼義反陂險而不平也言觀人器用之物窳濫也誠信

者去之審察風俗有誠信有偽薄者勸之瞻時物之貴賤

不惡而戰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

也史記曰舜陶河濱器不古窳晉均曰窳病班固漢書贊

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

捕其職民安其業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

則藏貴幾乎答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幾是

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是以省刑

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向曰言此高樓殿

以助風教豈徒陸樂而尚其奢侈乎善曰省風觀

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也班固

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曰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也

屯方列畧二十有二星

居宿陳綺錯鱗比曹志反濟曰屯方屯

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乙為名次也術道也

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銑曰言匠人奇

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泉銑曰

北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列宿紫微星也無細不

協言合也無微不違言不違也水泉水平也言屋南北上

下之正以木度日景以水平觀之言無細微差矣皆合於

規景不違於水平善曰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

言不不建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辨置藝以縣臚以景
為規辨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與文曰於四角立植而縣
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藝古文臬假
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臚之其景
將以正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
背別趣駢填善本香附向曰駢填多兒香附也植木以材
院皆相連牆與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堂正背雜殊
各有異趣駢填以相附著善曰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
駢田胥附羅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輪荒其規矩匠石不
列相著也

知其所斲

濟曰縱橫踰延言多虛設工輪匠石之工巧者言

其皆廢方圓之制不知其斤斲之道言不及此之工匠也善曰墨子曰公輪般為雲梯鄭去禮記注曰公輪若匠師也般若之疾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匠石之齊見煉杜樹觀者如市匠伯不讓司馬遷曰匠石斲竹句切文曰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末也文以朱

綠飾以碧丹

濟曰何數詞也彩章文之善口

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而歸之以銀也傳載七激曰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

黃燦以琅玕光明燿

以燿藥文彩璘璫音斌善本作班

亦飾也琅玕美玉燿燿璘璫善同濟住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

鮮雉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

向曰萃集後美旃之也言朱綠碧州銀黃琅玕

之屬風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雖崑崙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神居故云靈宮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外於

崑崙之丘觀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

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

置也謂

宮殿方圓應天地之所舉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涼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南也元大亨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並天下也言天下大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書云庶事康哉此為詩也善曰



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措廢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仰順時立政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

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殲后

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

無所思銑曰謂和平無憂善曰毛詩曰優哉游哉樂玄

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

道之由言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曰知反於

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適也歷列辟而論功無今

日之所善本治直之反銑曰辟君也言歷觀書記列古

善曰其祥書曰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拔典籍以論

功蓋周及乎天漢莊子曰容成氏天庭氏若此特至治也

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銑曰湮沒也翹一足立

此而吳蜀沒微固不久也善曰其祥書而不稱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

然而望善本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忠正

之士開公直之路濟曰靡不忒差也言明帝以勤苦

悟于心也善曰孟子曰鶴鳴而起尊尊為善者舜之徒

也蔡與我同鄭文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曰優夫子

寡人無由自悟也漢書谷永上書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

之典謨向曰風公昔戒即上所述無逸篇也今復想之戒

謂康哉之歌也除無用之官省所生事之故絕流道之繁

禮反人情於太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家創立法令者省

積習以相流傳者如奢葬之類是將絕去之反之於奠巽

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

尚書曰禮煩素也東都賦曰節儉示大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

虞氏之白環翰同善法也鷲鷲鳴於岐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

環及蒼龍觀於流善本唐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

靈芝生於丘園向曰時有蒼龍見蒼則青也改唐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當實不虛美而言

之時有醴泉芝草生苑中故云他圃丘園善曰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廢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

曰龜書甲奴班固漢贊曰龔使窮河源也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恣神明善本

之貺祐集中善本夏之至歡善本四三皇而五六帝曾何

周夏之足言良曰貺惠祐福也言恣集神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歡也尊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

皇是為四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於今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恣合也春秋元命曰備三

靈之貺長揚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尚書曰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方口

夏扶龍

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發令四
三王下發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



110X
39
1

40 增補六臣注文選 零卷(存卷十二)梁蕭統編

唐李善等注 慶長十二年(一六〇七)刊

